

试论脑主神明

郭 恩 绵

神明泛指人的思维活动,然而思维活动究竟为何脏所主?虽然不少中医学者认为由脑主宰,但当其著书立说涉及神明之时,却又不谈脑主神明,而不惜耗费笔墨大谈心主神明。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。第一是受传统理论心藏神的束缚;第二是若谈脑主神明就牵涉到许多学科的有关理论,都要做相应的改动,困服很大,难以在中医界通过,所以肆口不谈脑主神明。由于心主神明与客观不符,故造成中医对有关精神、神志疾病的论述不能自圆其说,或者含糊不清一笔代过。这也说明中医理论有系统整理和进一步提高的必要。如中风证,谈风入脏中腑,究竟风邪中于何脏何腑,均未言明。即便是中医院校现行的内科学讲义也未能清楚阐明。对卒然昏倒、不醒人事的症状分析,认为是“气血上逆,挟痰挟火上蔽清窍所致”,这与心主神明有何关系是含糊不清的。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笔者认为,心藏神之说当止于今,而立脑主神明,驱使百体之论,从而使这一理论客观化。本文想就以下几个方面,阐明脑主神明的理论根据。

一、脑主神明、主宰思维活动,符合先人之论。

脑主神明、驱使百体,非今人创见,古代医家早有论述。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篇》曰:“头者精明之府,头倾视深,精神将夺矣。”这里说明了头是机灵聪明——神的所在。汪昂在增订《本草备要·辛荑》的讨论中说:

“脑为元神之府,鼻为命门之窍,人之中气不足,清阳不升,则头为之倾,九窍为之不利。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:人之记性,皆在脑中,小儿善忘者,脑未满也;老人健忘者,脑渐空也。凡人外见一物,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,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,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,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,不经先生道破,人皆习焉而不察矣。李时珍曰:脑为元神之府,其于此意,殆暗符欤。”

再如王学权在《重庆堂随笔》卷上健忘条中说:“泰西

邓玉函《人身说概》谓人之记性,含藏在脑,凡人追忆往事,骤不可得,其手不觉搔脑后,若索物令之出者,虽儿童亦如是,此其明证也……盖脑为髓海,又名元神之府,水足髓充,则元神清湛而强记不忘矣。”这段原文明确说明了人的思维在脑。此外孙思邈、张寿甫等医家均有关于脑主神明、主司思维活动的论述,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而足矣。

二、脑司清窍,清窍之所觉归于脑。

目、鼻、耳等清窍通于脑,脑所藏之神赖此而发露。《医林改错》云:“两耳通于脑,所听之声音归于脑。脑气虚,脑缩小,脑气与耳窍之气不接,故耳虚聋。耳窍通脑之道路中,若有阻滞,故耳实聋。两目即脑汁所生,两目系如线,长于脑,所见之物归于脑。瞳仁白色是脑汁下注,名曰脑汁入目。鼻通于脑,所闻香臭归于脑。脑受风热,脑汁从鼻中出,涕浊而臭,名曰脑漏。看小儿初生之时,脑未全,囟门软,目不灵动,耳不知听,鼻不知闻,舌不言。至周岁脑渐生,囟门渐长,耳稍知听,目稍灵动,鼻微知香臭。至三、四岁,脑髓渐满,囟门长全,耳能听,目有灵动,鼻知香臭,言语成句。”《医林改错》的这些论述,清楚地阐明了脑司清窍、清窍功能源于脑的观点。

三、情志不和、五志过极,耗伤于脑,产生精神、神志疾病。

过思、久虑、盛怒等因素可耗伤于脑,而产生头痛、眩晕、健忘、郁证、厥证、中风等疾病。七情是神志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,过思、久虑耗伤脑之精血,脑之精血虚亏,脑失濡养而病头痛;盛怒火生,火灼脑之津液,灼伤脑之络脉,可生眩晕、中风等证。凡此种种,均说明脑主神明。

综上所述,人的思维、躯体运动均由脑所主。以上是个人认为脑主神明的管见,不当之处,诚望指正。